

往川坝记事

□张浩宗(四川)

往川坝是我的出生地,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在那里生活、成长。打小,我与坝上坝下同龄的小伙伴们一起在大面山放牛羊,在张家塆扯猪草,在大湾梁拾柴禾,在“村子上”读小学,在大地坝看露天电影。然后,在时光流逝中慢慢长大。

童年印象里,仿佛所有的亲人都生活在往川坝。往川坝留给我的童年记忆总是断断续续、零零碎碎的,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院子里的人经常光顾的“水井边”。

院子里的人所称的“水井边”不是平原大坝人工挖掘、嵌入地下的圆筒形水井,而是村里人常去房前屋后在水槽下接取饮用水、清洗衣服的地方。这样的地方,乡里人都习惯叫“水井边”。

川东北那些大山里的乡村,山间遍布着数不清的山泉、浸水、溪流,少见井水,但凡建房造屋,村里人总是选取紧挨泉水淌流的地方。泉水流经有落差的地段,就是最理想的“水井边”。地段选好了,院子里的人就在有落差的泉水的终端处固定好一截木质水槽,泉水沿着水槽匆匆流淌至水槽尽头便倾泻飞落,水槽下便有了一股急速、紧凑、清澈的流泉,长年不断。

经年累月,水槽下慢慢就被流泉冲击成一亩齐膝深、一平方米左右的小水潭,潭边被人斜斜地安放了几块小桌面般滑溜、被时光打磨得光可鉴人的青石板,院子里的人就能蹲在水潭边就着青石板搓衣服、洗衣服、清衣服了。更多的时候,“水井边”会不约而同走来三三两两挑着一对木桶的人,他们依次排队,先将一个木桶放在水槽下接满,又换上另一个木桶,待两桶水都接满了,就用扁担摇摇头晃晃、吱吱溜溜地挑回家去。

有的“水井边”供一个院子的人使用,有的“水井边”是几个院子的人共用。“水井边”是人来人往最多、最勤的地方。当有人一时半会儿不见了踪影,或有谁抬高嗓门呼喊自家娃娃回家吃饭,如久唤不回,就有人搭腔说,咋不去“水井边”找找呢?兴许就在那里呢!有人不相信,依旧寻找,可是找了半天,最后多半还是在“水井边”找到了。不见踪影的那个人和那个娃娃正在“水井边”洗衣服、玩水和捉螃蟹哩。

么舅母是一个把干农活看得比命都重的人,为了追着农历的节气跑,她成天在田间地头忙碌,一会儿在梭砂子,一会儿在石梁上,一会儿又在营盘梁,难觅踪影,出门前胡乱将细娃儿的脏衣、脏裤、脏袜、脏帽随手扔进水潭里任其浸泡,三五几日都不斜眼看一下,有时到“水井边”挑

水,也总是行色匆匆,生怕耽误了一时半刻,猴急猴急地挑一担水回家,便匆忙梭进田地忙农活儿去了。

过一段时间,泡在龙洞湾老院子旁“水井边”水潭里的脏衣服、脏裤子都起白边儿、长“盐碱”和“毛毛虫”了,仍不见么舅母清洗晾晒,一院子的人都唧唧咕咕、骂骂咧咧,就是没有人敢站出来当面说几句。为啥,因为她丈夫在乡上当干部,哪个敢得罪她呢?只好将一腔怨气憋屈在心里。也有胆儿大、不信邪的,见十天半月还有馊衣、馊裤浸泡在水潭里,一个干瘦老头儿就走过来,火冒三丈地将一潭脏兮兮的衣服、黑乌乌的裤子甩在潭边的埂坎上。

么舅母知道是谁甩的,想对这个倔老头儿火冒三丈,心里又惧怕,只能对着大湾梁、对着农神溪、对着山当门、对着漆树弯、对着鸡狗鸭、对着猫牛羊敞开喉咙乱骂一气。指桑骂槐嘛,谁也不理她。那干瘦老头儿也不还嘴,却独自在心里乐开了花。她又没指名道姓,由她骂吧!骂的是风吹过,打的是实在货……这干瘦老头何许人也?乃家族里辈分最高的长者,究竟高几辈也不晓得,大人们都叫他老祖公,我喊他老祖外公。老祖外公性格古怪,独来独往,但正直仗义,无私无畏,在家族里极有威信,院子里哪家有大了情小事,都等着他拿捏、斟酌、发话。

其实,么舅不张扬,更不趾高气扬、装腔作势,平常总是心平气和的,谦谦君子一个,从来不把自己当成一个啥了不起的人,不就是在乡上当干部嘛!那又咋样?也从不见他仗势欺人,对人总是客客气气的。只是么舅母自个儿在心头“倚仗”老公的“权势”,在嘴上过过欺负人、贬低人、糟践人的干瘾,而实际呢,当着院子里的人,连重话都不敢哼哈几声。

因此,么舅母只是在表面上“仗势欺人”,内心却是虚空脆弱的。因为么舅只要听说她在院子里做了出格的事,准会对她教训、数落、呼吼一阵,么舅母被吓得目瞪口呆,只有缩起身子、竖起耳朵乖乖听着的份儿,连大气都不敢出。

有一回,么舅知道了她“死泡”脏衣裤



还开口骂人的事儿,从乡上回来后,当着全院子的人,只黑脸瞪眼吼了她几声,么舅母就立马蔫了头、泄了气、住了嘴……从此,么舅母规矩了许多,水潭里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泡上十天半月的脏衣服、脏裤子了。

打那以后,“水井边”又如同往日般干净、清爽、安静了。溪脉细细,水声潺潺,叮咚流淌,润泽了山里人的庸常日子,滋养了山里人的蹉跎岁月,伴随着山里人的喜怒哀乐一路歌吟,笑笑眯眯地告别往川坝、拐过背水河、汇入白沙河,然后涌向后河、驰骋远方……

后来,慢慢地,不知是谁想出了一个妙招,村里人用葛藤般粗细的水管将山泉从半山坡引进了屋里。之后,一条条溪沟便干涸了,村子里再也看不见清澈流淌的山泉了,再也听不见泉水“叮咚”歌唱的声音了。

前不久,我回到龙洞湾,在茅柱溪的田路上遇到么舅母,她虽已白发苍苍,却依旧精神矍铄。她远远地招呼我,粗门大嗓地说,外侄啊,我好久也不见你回一趟往川坝了,你晓得不,我们往川坝的日子是越过越顺溜了哦,你看,连离屋只走几百步的源头水都被我们引进了家里,安上了自来水管,用水时,龙头一拧水就出来了,不怕外侄笑话,你么舅母有十多年都没有挑过水了,肩膀都要得白白嫩嫩的了。说完,么舅母仰头哈哈大笑起来,皱纹纠结的脸上洋溢着难以抑制的自豪和喜悦。

穿过茶园坡村口,放眼龙洞湾,踟蹰空旷的往川坝,我熟悉的乡村和记忆中的“水井边”早已荡然无存。

年味

□晏良华(四川)

起来,赶场的人们,你挤着我,我拥着你,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。年,就这样悄悄地到来了。

摊位上,有售卖春联、福字、灯笼、鞭炮、烟、酒、瓜子等各种过年所需的東西,也有卖冰糖葫芦、吹糖人等孩子们喜欢的东西。牵在大人手里的小孩,只要看见了,就会缠着大人给买上一个,有的大人舍不得花那闲钱,就会连拽带哄,拖着孩子一路哭哭啼啼往前走。过年都图个吉利和高兴,大多数大人都会满足小孩的要求,让他们开开心心的。对于男孩来说,过年最喜欢玩的就是放鞭炮了,什么插炮、甩炮、烟花等,都会变着花样儿地玩上一玩。几个小伙伴聚集在一起,你放一个,我放一个,攀比着谁的鞭炮更厉害、谁的更响亮。在点燃鞭炮之后,他们会赶紧用双手捂住耳朵,并立即跑得远远的,等待那惊心动魄“啪”的一声巨响,然后欢呼雀跃……

在乡场的小街小巷,那些打米花糖、敲麻元糖、做阴米糖、炸油麻花、打火烧

馍、炒南瓜子、葵花籽的,把年的香味儿充溢在整条街道,让赶场的人垂涎欲滴,谁上了街都会选择自己喜爱的买上一些,给孩子带回去爱和惊喜。即使在过去那些贫穷的日子里,过年也要想方设法置办上一些孩子们喜爱的零食。

年味儿当然不止这些,真正到了过年的时候,老家的农村人还要从街上买回来一些酒酵母,煮一大锅糯米来酿一些米酒。还要推一些糯米汤圆,供正月初一和元宵时节吃。南方的汤圆,北方的饺子。现在过年的食品更加丰富了,汤圆、饺子都可以成为一家人热气腾腾的年味儿。

年的味道,讲究个红红火火,热热闹闹,快快乐乐,追溯过年的味道源远流长。在无数中国人的心目中,年味不仅仅只是一年一度的一次相逢或者聚首,而是一种情结,一种乡愁,是渗入骨髓里的文化情感,是承载着希望和祝愿的味道,是吉祥和美好的味道,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。中国人对年味的情结,是中国故事里盛世中华团聚一心最幸福的味道!

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,年是最有味道的了。

从农房飘散出来的袅袅炊烟,有腊肉的香味,有米酒的浓烈,有饭菜的清香……年的味道里有欢声笑语,有回家的渴望和团圆的期盼,有一声声问候和祝福,有洋溢在脸上的那一份喜悦和幸福。

儿时的记忆中,老家的年味,似乎比城里来得更早一些。

立冬过后,特别是到了腊月,冬闲时节的农民们,就开启了迎接新年的模式。房前屋后的阴沟要清理一道,屋里的扬尘要打扫一遍,柴禾也要拾掇得整整齐齐,屋前屋后干净清爽。这些活儿大多都是男人的事情。而女人呢,要准备各种各样的年货,赶场买年货,炒茶食,蒸馍馍……忙忙碌碌,而男人刚要上街泡茶馆,遇到多年故交,偶尔还要到小酒馆里“喝二两”,然后偏偏倒倒、摇摇晃晃打着饱嗝儿一路酒气地回家。女人看到免不了一脸怒气,唠叨几句就开始往过年的事儿上说。圈里的猪肥滚滚的了,也不翻翻那皇历,看个黄道吉日,准备杀年猪……

最热闹的还是老家的场镇,到了年关,人是格外的多,摊位是拥拥挤挤、歪歪曲曲地摆满整条街,琳琅满目的年货应有尽有。人流、车流川流不息,叫卖声、吆喝声此起彼伏,带着年味儿的场镇格外热闹

阅读副刊精品,请扫描二维码,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
尽在南门口